

# CHEUNG, HING ALAN 張心龍

畫家 裝置藝術家 美術史作家

台美歷史協會 藝術 > 藝術家 >

台美歷史協會編輯

陳文石提供

典藏藝術網

楊平猷整理

分享引用



**出生** 1952 生於廣東，後移居台灣。師大畢業後，遊歐一年後定居美國。期間在台藝大任教一年。為雄獅美術編輯藝術史多本，筆法活潑生動。2003 年仙逝于舊金山。死後依遺願，將積蓄設立國立台藝大美術創作獎獎學金。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他舉辦紀念展多次。

## 學歷

1982 美國加州奧蒂斯藝術學院碩士

1980 美國加州奧蒂斯藝術學院學士

1979 遊學歐洲一年

1978 台灣師範大學學士

## 個展

1991 玄門藝術中心

1990 鼎典藝術中心

1985 南畫廊

1981 奧蒂斯南翼畫廊

## 聯展

1991 創藝畫廊=北美台灣畫家聯展

陳文石策展

展出末代王朝兩幅

1990 加州攝影中心 洛杉磯藝術節  
1989 匯一畫廊  
1988 台北市立美術館  
1987 福華沙龍  
1986 台北市立美術館  
1981 加州大學河邊分校美術館

整理張心龍的資料時，面對他的才華與英年早逝，內心的只是唏噓感傷與悶悼。

請看

附錄 〔悼張心龍〕 薄茵萍 文 2003

網路搜尋

編按：寫在悼念張心龍之前

旅美藝術家張心龍，2003年6月15日因肝癌病逝於舊金山，享年52歲。生前創作不懈、致力寫作美術史的他，對於廣大讀者而言，是一種損失，也讓雄獅美術總編輯李賢文、畫家薄茵萍、曲德義等都為痛失這位好友而難過。他們允諾將盡力達成張心龍希望在台北藝術大學籌設獎學金的遺願，而薄茵萍也提筆寫下這篇文章來悼念張心龍。



6月中旬肝癌過逝的旅美畫家張心龍。(薄茵萍)

6月16日凌晨一點鐘，電話鈴驚心動魄地響了起來，果然是這些日子以來我最怕聽到的訊息——張心龍已於舊金山時間，15日的早上9點鐘過世。

他走了，他已經盡力了。

他曾經跟我說，如果有任何可以活下去的希望他都不會放棄，但若已確知無望，那他寧可選擇活得有尊嚴，即使是已經剩下很短的時間，他也要堅持原則。這個堅強的人，走到生命的盡頭，他也還是要掌握住最後一章的奏節。

自由時報藝文版以偌大的頭條標題登載著，「旅美藝術家張心龍肝癌病逝」，儼然他是一個極重要的大人物，而他自己卻再也看不見他在大家心目中的份量了。

其實，他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，而這也正是他了不起的地方。他很認真地探討著做為一個人，該如何從本質上踏出生命中的每一步。幼年時無根的歲月，使得他早熟而獨立。成年後他也穩健地以不苟且、不妥協的態度去面對人生中的種種選擇，他以那樣的態度對待藝術，對待寫作；也以那樣的堅持對待朋友和愛他所愛的人。

他是那麼精緻地編織著他的生活，並且精彩地豐富著自己內在的寬闊。

去年 12 月，天棚藝術為他辦完「心靈自然」為題的裝置展以後，在離台的前兩天他即高燒不退，醫生的判斷是重感冒。回到舊金山去醫院做斷層掃描，才發現竟然已經肝癌末期，並且被判定只剩下三到六個月的壽命了。那真的是晴天霹靂。雖然他並不懼怕死亡，但卻沒有想到死神這麼快就要把他攫走。他預計今生要寫 50 本書的，而今才只完成十幾本呀！

對死，他早有準備，在十多年前他至愛的查理過世以後，他就準備接受了。他相信有天堂，也相信有來生，他覺得有朝一日，他一定會與查理在另一個美好的世界相會。只是，沒想到來得那麼快。他並不是悲慟這即將來臨的死亡，而是因為這個死刑是判在當他與安迪有了深厚情感的時刻，他不忍也不捨讓安迪也失去他的至愛。

安迪的深情、體貼、修養與豐富的內涵開啟了他生命的另一頁。安迪使他的心和眼都張開了。他看見了他以前視而不見的東西，他說他怎麼從來都沒有注意到，自然的種種竟然是那麼地美麗。以致於後來他的作品裏出現了那麼肯定的粉紅色，而在他過往的歲月裏，繪畫的色彩總是沉重、悲傷、憂鬱和迷惘的。



他的「金鳳」系列繪畫裏，盡是悲傷的往事回憶，幼時被父母遺棄的惶恐與寄人籬下的不安，都像回憶錄般地寫在他的畫作中。

張心龍《早季》油畫  
1991 (薄茵萍)

他忍著創傷的刺痛，再度審視生命歷程中的悽苦面，勇敢地自我剖析，意圖從傷痕中重建一個自強不息的自己。在六四天安門事件時，他雖然遠在太平洋的另一邊，但他的文化認同感仍然使他用激動的熱血，畫出他的悲憤與同情。從「生命的奧秘」系列到「再生」系列的作品裏，他反覆地探討著死亡、恐懼、疏離和孤獨。他用激動的筆觸畫下他的悲哀與沮喪，但卻又強迫自己甩棄對死亡的畏懼，硬是要自己從失望中去找尋渺茫的希望。他並向自己的詢問：「我如何從這種境況中走下去呢？」「再生」系列的繪畫作品便表達了他在痛苦至極中，反覆地在傷痛裏來回地思索，企圖為他往後的生命重建再生的秩序。在「憶往」系列中，他有了一種無可奈何地頓悟。其實，他是在做整理，在做交代。

他把兒時唯一還有點養育情感的養母金鳳所留下的遺物，連帶他的回憶一併嵌入作品之中。或許也是想藉那悲悼的儀式讓自己從孤苦迷惘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吧。但，那些系列的探尋、剖析、再刺痛，並沒有使他超脫殘缺的人生，也沒有找到真正的救贖。查理離開人世後，他不忍再住在洛杉磯，換個環境或許能讓自己早些脫離悲傷。於是，他變賣了房產，搬到舊金山去。但住了沒多久便因受不了那裏天氣的陰沉，又再搬回陽光常態的洛杉磯。

是安迪的魅力讓他再度搬回舊金山。在他倆寬敞乾淨的家裏，他認為舊金山明亮起

來了，花兒美麗起來了，連長年在那兒沒變的金門大橋在他的眼裏也漂亮起來了。他說他要畫一百幅從橋上望出去的景色。他在作品中從不遮掩自己的內心世界，他的生活與藝術從來都是相行不悖的。在「心靈自然」裝置展中，他用無數的花瓣連綴成美麗的大花幃，映入兩面大鏡牆，花兒便無限反覆地敘述著那心靈中的美感。

舊金山的美，他才只畫了四幅，驟然間竟被宣判只剩下幾個月的壽命，像從雲端的彩虹上一下子摔到了黑暗的谷底裏。安迪，這位醫生好朋友，在多年行醫的經驗裏，他明白地確定即使掐住命運的咽喉，也無法改變即將天地永隔的事實。舊金山又再度陷入了愁雲慘霧。安迪問他，最後還有些什麼願望？他說他想去紐約一趟，與相知的老友和她的家人聚會幾天，然後再去充滿陽光的夏威夷。



張心龍 1994 年作品《天國與地獄》，流露出愛人剛過世十的痛苦與無奈。(薄茵萍)

在紐約的那五天，他那裏也不去，每天我們就坐在家裏天南地北地聊聊。累了，他就順勢躺在榻榻米上休息。四歲的小虎兒也知道不要吵叔叔午睡，只悄聲地在他旁邊玩著。也許這就是他所嚮往的家的感覺吧；他想吃粥，體心的紀倫便特別跑到中國城去買了幾種廣東粥，而這又讓他想起幼年時的香港。他的一生都尋找人與人相處之間的那種真實感，他不喜歡虛偽應酬。而他自己就是個坦蕩真誠的人，因此，他的磁場也吸引了相同質感的朋友。

那次離開紐約後，我在機場大廳看著他漸行漸遠的背影，心裏想，這瘦小的男人才是個真正的大男人呢。儘管不捨，他還是做了準備，感性又理性地處理好所有在舊金山的大小事。我去他家看他的時候，他還要我幫他把一幅早期收藏的名家版畫掛在客廳的牆上，那是他要留給安迪的。好友大法官凱文也跟他一起很仔細地立好了遺囑。這一切，只唯有在台灣的心願還未了。

在 1998 年到 1999 年的兩個學期，當時的國立藝術學院（現為台北藝術大學）美術系系主任曲德義聘請他回來客座教學一年。曲主任豪放的山東性格和學生逐漸釋放的學習熱情，改變了他新任課時的生疏和不適應，當約聘期滿時他已有些戀戀不捨。因為這樣的一分情，讓他想在台北藝術大學設立獎學金，獎助清寒但優秀的藝術系所學生。

人遇到一點災難、病痛，都會說：「看通了」。但真的看通了是一種頓悟、一種智慧的發現。它使你發現人生的真諦是什麼，物質、名利與塵世的一切，都是虛無的。真正重要的「愛」——親人的愛、朋友的愛、伴侶的愛，才是珍貴的。但到了要捨棄的時候，這種塵世間的爱，還是可以無所留戀地捨棄，這不是無情無義，而是了無牽掛。也就是真正的「看通了」。這是張心龍於今年四月底再度回

台北，在振興醫院住院治療時所寫的「看通了」。

最後，我想他是看通了。他說他好幾回夢見查理跟他住在一個很美的地方，那裏有很多藝術家和詩人。這表示他已經了無恐懼地接受了死亡，他也要求不要再給他任何藥物治療了，他很平靜地跟兩個至親的好友安迪和凱文說，等他死後就把他火化，然後將他的骨灰撒在夏威夷充滿陽光的大海裏。

轉載自典藏藝術網 日期：2003・7

另 〔藝筆思情——張心龍〕

張心龍先生是台灣藝壇中少數能寫能畫的傑出藝術工作者。雄獅美術總編輯李賢文先生自 1990 年開始，邀請張心龍主筆一系列有關西洋美術的書籍，他運用了簡易動人的筆觸，逐字將艱澀浩瀚的西洋美術史生動地描寫出來，不僅讓讀者有系統地認識西洋美術史，同時也豐富了台灣的藝術內涵。另外，在繪畫創作上，他不斷地藉由作品呈現對人生與藝術的探索、剖析及體悟。

張心龍於 2003 年 6 月 15 日在不敵病魔的情況下，肝癌病逝於美國舊金山，令人不勝唏噓。匆促的 52 年生命，張心龍即使一生曲折，但積極的他卻真誠地度過生命的每一刻；幼年被遺棄的命運並沒有使他墮落，反而在藝術的領域中昇華情感，以自我影射的表現方式，透過作品對自己進行心理與精神上的治療。

國立歷史博物館在其逝世二週年之際舉辦展覽；除了展出部分張心龍的繪畫作品，也一併介紹由其執筆的一系列西洋美術史書籍。我們甚至在

張心龍於 2002 年命名為「心靈自然」的裝置作品中，看到了他超越原本坎坷的人生，呈現出美好、愉悅、自在的心靈感受。

（網路搜尋）